

# 中共火燒重慶慘案

周開慶

民國三十八年七月、八月，敵亂局勢逆轉，中共氣焰日形猖獗。其時華中、華東已相繼失陷，中央政府南遷廣州，共軍着着進逼，情勢異常危殆。中共爲動搖我戡亂後防人心，對西南和臺灣地區，提出了所謂「火燒重慶，血洗臺灣」的口號。「血洗臺灣」，永遠成了共匪的夢想；而「火燒重慶」，則毛共奸謀竟以得逞，這就是三十八年九月二日的重慶被共謀縱火所引起的「九二火災」，造成了五萬餘人的傷亡和三十條街道被燬的大火慘案。

這一場大火災，不但在重慶是空前的，即在全國各大都市亦歷所未見。對日抗戰時期，日機連年轟炸重慶，重慶房屋被焚，市民死傷枕藉，但是時燬時復，情形尚不若這次大火災的慘重。災後捕獲縱火共謀，供認不諱，予以正法。重慶淪陷後，此被正法之共謀，被中共譽爲「烈士」，並在重慶市公開追悼。毛共兇殘面目，可謂暴露無遺。

## 九二大火十六小時

在大火災的前一週，八月二十四日，中國國民黨總裁蔣公介石由廣州飛抵重慶，這是抗戰勝利還都後蔣公蒞川的第一次，重慶市人心振奮。同月三十日，重慶市十萬漢留，舉行盛大慶祝，

熱烈情形，爲政府遷都後所僅見。九月三日，爲對日抗戰勝利四週年紀念日，重慶市各界決於是日召開盛大紀念會，並舉行十萬人參加之反共大遊行。不意共謀乘機搗亂，空前大火竟於二日下午在繁華市區發生。

大火發生於二日下午三時半，火起於陝西街余家巷內醋房院七號李清發油臘舖。四時正，消防隊接得警報，馳車撲救。其時東南風甚勁，呼呼作響，且逢自來水廠停水，消防車雖至，滴水全無，無水灌救，乃急施拆屋切除火道辦法。但重慶一般房屋，大多數係木架竹細四五層高的危樓，東屋拆卸，西屋竹木暴露，火舌越過瓦及引起又一場火頭，反將消防隊退路斷絕，隊員三十餘人，首被火舌捲沒。大火旋隨風勢，分爲兩股延燒。一股南向贛江街再西向直上陝西路，一股北向逕趨朝天門碼頭。四時十分，北面之登龍巷、金鷄巷、大河順城街引燃，長江沿岸，瞬化灰燼。此一帶居民，大部份未及逃出。四時三十分，陝西路郵局，聚豐銀行着火。五時十分，中央合作金庫燃燒，隨即轉入美豐倉庫。是時，中央合作金庫之火，因東南風益烈，乃又分出一股，越過中正路下坡，迅速波及鹽井街，小河順城街，直撲嘉陵江岸，火區橫長一公里餘，將此線以北二萬餘市民之唯一陸上退路阻斷，造成死亡

三千餘人，受傷無數之殘酷浩劫。

火登中正路後，範圍乃更擴大。其東之過街樓、馬王廟，北之信義街、西之姚家巷、行街、橫街，頓成一片火海。是時火區縱橫各約一公里。曲巷窄街，草棚篋屋，一點即燃，居民焚斃屋內巷角者，無法統計。中正路、棉花街、二郎廟街湧出之難民數萬，有遍身燒成烏黑兩臂出油，有手抱枕頭誤爲嬰兒者，有攔路抱起他人嬰童狂親急吻頻呼已見之名者，有足腿燒傷踉蹌跌仆者，皆神智昏迷，失去知覺，往來火場附近，或被人潮擠倒再踏死足下，或痛發昏去，跌臥不起。而逃出受傷較輕之難民，哭父啼母，呼夫叫婦，悲子傷女，慟痛之聲震天。難民能携一箱一被逃出者，百中難見一人。

最慘者爲靠北的兩江沿岸及其中心一帶。此地點三面環水，六時前陸上退路距火區尙遠，六時時正大火橫越而過，退路忽告阻絕，未逃出之居民尙有兩萬左右，迫不得已，退向江邊朝天門碼頭、貓兒石、民生公司碼頭一帶。朝天門碼頭及其南約七八千人，貓兒石、民生碼頭以迄千斯門江邊約萬餘人。先到者搶登木舟或躉船，後到者縮伏江岸。但重慶江岸均係石質陡岸而無沙灘，高架竹屋，逼江而築，頃刻間沿江房屋一帶引燃，貓兒石一地靠近岸坡被烈火燻炙者達千人。靠



水者倉皇被擠後退，但見水面波紋起處，黑髮遍江，隨波逐浪，告別人間，慘號狂呼之聲震聾人耳，不復可聞。此時已接近八點，被困於前有焦屍後有急流間之倖存者。幸大風忽然轉向，否則此一萬餘人，均難逃厄運，不僅衣焦膚裂而已。

火起時，長江及嘉陵江沿岸，停船約計千數。初以起火處在山腰，船戶多靜觀，僅少數應先登舟之難民請求，划過對河。迨火及江岸，難民登船者愈多，未及解纜，便踏翻木船不少。須臾間，火星飛至部份船上，形成滿江烈焰。隨燒斷繩索之船隻順江流下，船上難民，或整船上，或跳水死亡，或與船俱沉，百餘處火光水影中，不知死人多少！民生公司碼頭一帶，原有躉船數隻，是時已踏登難民二三千人。不意該躉船等均着火，遂又紛紛搶登上岸。一部份被擠落水，一部份則慌張跳水隨波而去，流屍竟飄到萬縣、雲陽、奉節一帶，燒死於躉船上者尚有數十人。火船且於隨流而下抵江北時，又引燃江北木舟，波及江北房屋。海棠溪亦於是時被越江而過之火星波及，幸此兩處尚能及時撲滅，毀屋尚少。陪都中央日報記者聶孟廬君，是晚即因採訪消息，被火封住後路，逃避於貓兒石江岸，眼見千人炙斃，眼見數百落水，耳聞蕩心迴腸慘不勝聽之萬人悲號，聶君自己亦被炙衣焦膚裂，於翌日神智平靜後始克回社。聶君所臥仆處，正為炙千人之後，溺斃數百之前，才於瀕死中得慶回生。

大火燒至下午九時，愈益熾烈，消防隊於五時後雖得自來水放水之助，然風力太勁，火區太廣，竟已無能為力。六時許，空軍地面警衛團第

五團派兵一營趕到，加入救火部隊，市政府救火指揮部乃趕急決定：擴大拆除江水東門、陝西路南口、梅子坡、棉花街，以迄嘉陵江岸千斯門一線房屋，以切斷火道，庶免波及小什字以南，夜十二時後，上述各街巷房屋，大部拆卸頂層，至翌晨二時，火勢東南被阻於東水門，陝西路南口；正南阻於中國銀行（頂層焚燬一部）及美豐銀行以北數家；西南被阻於梅子坡及鷄毛土地一線，大火威力漸減。惟各堆棧倉庫因物資豐盈，且多係花紗、布疋、紙張、桐油、食鹽等品，故燃燒仍烈，至五時才告大體熄滅。燃燒共達十五六小時。

### 生命財產損失情形

此次大火，災區縱橫面積，各達一公里以上。焚燒街道，計有中二路（僅餘一小段）、過街樓、曹家巷、餅子巷、馬王廟街、朝天背街、沙井灣、金鷄巷、豐碑街、余家巷、黑巷子、白鶴亭、贛江街、陝西路、半邊街、信義街、麻柳灣、都灣、橫街、行街、小河順城街、姚家巷、鹽井街、三普源巷、雙水缸等三十餘巷。

死傷人數，各方記載不一。九月三日中央通訊社重慶發出電訊，謂：「人民葬身火海者達千人以上，近十萬的居民無家可歸。」九月十二日臺北中央日報載該報駐渝記者李平七日通訊，謂：「三日晨，重慶市各公私醫院，均出動醫生護士，馳車火場救傷，迄六日共救治輕重傷一千六百餘人。市當局三日清理死屍，至六日止，共掩埋初步掘出及暴露於外者二千五百一十三具。其

中女多於男；就年齡言，兒童則約四分之一。落水浮屍，在南岸附近下游，撈起六十餘具，萬縣五、六兩日，撈起一百六十餘具。」臺灣新生報載重慶六日通訊：「據初步的統計，死傷的人數達五萬三千名以上。」廣州中央日報載重慶七日通訊：「在火場上的露屍有五百多具，嘉陵碼頭和朝天門一帶撈起的又有一千七百餘具，在唐家沱一帶撈起的也有幾百具。救災會在火場各處設了二十個難民登記站，受災的即有三千七百五十四戶，難民已登記了的共二萬零九百一十四人，這個不算是全數的統計數字。」這些傷亡的數字，都是火災後幾日的調查，當時筆者亦正在重慶服務，據記憶所及，到了九月底各方統計的情形，死者竟達五千人左右，輕重傷達一萬人，難民約達五萬人。沿江浮屍。直到九月中下旬，還陸續發現，重慶市民死傷之慘重，真令人不忍卒述。

在房屋及物資方面，統計亦不甚一致。臺北中央日報載重慶七日通訊：「被焚九千八百四十九戶，毀銀行錢莊二十二家，倉庫棧十六所，重慶儲藏物資三分之一化為灰燼，全市精華區損失三分之一，危牆頹壁，觸目驚心。」臺北新生報載重慶六日通訊，說「重慶華爾街的行莊，在大火中燒燬了三十六家，幾達全市行莊總數十分之四，數千行員無形中失業了。燒燬的行莊計為：聚康、裕豐源、永利、其昌、華康、泰豐、勝利、永美厚、聚豐、光裕、華西、民豐、雲南興文銀行，金源錢莊、宜豐錢莊、福華銀號、中央合作金庫（包括物產部）、開源、福州、中國國



貨銀行、江西省銀行、廣東省銀行、甘肅省銀行、貴州省銀行、保厚錢莊、四期銀行等全部被焚。川康、中國、川鹽、美豐、金城、四川建設銀行等部份被燬或拆燬。倉庫堆棧被燬的共十五家，計民生公司倉庫（物產部亦被焚）、嘉陵倉庫、聚興誠銀行倉庫、寶元通倉庫、東豐倉庫、德記倉庫、建業堆棧等。渝市的民用倉庫大半在災區，因此在物資上損失不貲。廣州中央日報載七日重慶通訊：「物資損失的統計，主要的是棉花約四萬餘件，棉紗約二萬件，豬鬃約五千箱，汽油約五千桶，這些物資都是有功火勢的，尤以汽油為最。布疋最少五萬疋，洋紙最少五萬令，詳細的數字仍在統計中。」

以上這些調查，僅屬概要，而損害情況的嚴重，已可窺見一斑。

### 蔣公關懷囑辦善後

當渝市大火發生之夜，總裁蔣公適住對岸黃山官邸，關心災情，一夜未眠，隨時以電話詢問撲滅情形。三日上午，今總統蔣經國先生親臨出席火災救濟委員會會議，代表蔣公表達對災民之關懷，並代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捐助五萬元，作為救災費用。蔣經國先生在所著「危急存亡之秋」書中記此段經過：「九月三日：今日為抗戰勝利日，重慶原準備舉行十萬人反共大遊行；因昨午火災停止。火災區域甚廣，災民有四五萬之多。上午，奉諭出席火災救濟委員會會議，代表父親表示對災民之關懷，並代表本黨中央黨部捐助五萬元，作為救災費用。今日下午四時起，

大雨滂沱，無家可歸的災民，更在露天的空地上忍受淋漓。禍不單行，其痛苦可以想見。」

九月五日下午五時，總裁蔣公在西南長官公署招待重慶市各界首長。蔣公在致詞中，懇切呼籲大家協力救災。謂「中正與我重慶的一般朋友同志，一別四年，今天再得相見，衷心十分快樂。不幸重慶適遇嚴重的火災，市民同胞生命財產之損失，中正覺得目前最迫切的一件事，就是如何救護受災的同胞，不致流離失所。今天在座的各位，不是黨政軍各部門負責的同志，就是本市工商各界的領導人物。希望大家對於這一次嚴重的災害，發揮充分的同情心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協助政府，救死扶傷，來造福一般災胞，使他們能受實際的安慰。」

大火次日晨七時半，西南軍政長官張羣巡視災區，並指示四點：(一)向中央請求撥款救急，向鄰近縣鎮發動捐款。(二)嘉勉出力的消防和治安人員。(三)查明自來水公司在起火後一小時內向未來水之責任問題，並予嚴懲。(四)盼今後渝市消防工作更加改善。同日，「重慶市九二火災救濟委員會」成立，決議籌款銀元三十萬元，由地方自籌二十萬元，請中央撥助十萬元，並暫由市銀行先墊五萬元，辦理急賑。各項捐款，定於九月二十日以前募齊。四日，李代總統李宗仁自廣州電重慶市場市長，囑對災民妥為救濟，並派內政部長李漢魂定期來渝慰問災民。同日，重慶警備司令部槍斃縱火共匪地下份子楊繼曾、張子吉二人。以匪謀乘大火之後，繼續造謠生事，乘機縱火，自六日起，重慶市宣佈宵禁，每日自午夜十二時

起，至翌晨六時止，特別戒嚴。民衆自衛夜巡隊，恢復夜巡工作。西南軍政長官公署，製訂油棧疏運辦法，飭令治安機關徹底執行，用以防範未然。油類範圍包括汽油、酒精、柴油、煤油等。規定凡市區軍、公、私人所存汽油，不得超過五日用量，其餘一律照指定區域疏散出境。十二日，渝市南岸黃桷樑，於零時十一分又發生大火災，延燒四小時，八十餘戶均成灰燼，幸賴當地駐軍協同撲滅，當場緝獲縱火匪徒五人。十三日，李漢魂到渝視察災區，中央政府先後撥發賑款十萬元。據十七日中央通訊社發表消息：截至十七日止渝市發出賑款二十一萬五千元，領款災民達三萬六千人。

上述為大火災救濟與防範之概略。

### 縱火共謀罪證俱全

二日下午大火發生後，雖因火烈風猛，延燒甚速，而火頭多起，與有人以汽油淋於消防水管上等種種情事，說明此次火災，實為共謀有計劃之縱火。當時逮捕之現行犯楊繼曾、張子吉兩名，經審訊口供，係執行毛共「火燒重慶」之預定政策，負責執行者尚有多人潛伏渝市，惟無橫的聯繫。警備司令部經於四日先將兩犯槍決，並繼續偵緝究辦。

楊犯係河北省鹽山人，中國勞動協會重慶勞工福利委員會藥劑師。在其住宅中搜出大捆澆好汽油之瓷塊與其他引火物。據供三月前曾幫助共謀份子楊文昭，從事破壞刺探活動，毛共先遣份子張子吉，山東曹州人，無正當職業。二日午後



當火勢方熾時，張犯手提汽油一桶，故意漏在救火水帶上，為當場逮捕之現行犯。警備部以戡亂方殷，奸宄不肖，竟喪心病狂，使如許市民生命財產，毀滅於此一火災，實屬罪大惡極，特將兩犯判處死刑，呈奉核准，執行槍決。

共謀火燒重慶後，激起全國各方的憤慨和警惕。九月六日廣州中央日報發表社論：「又一筆共匪的血債——重慶的大火災」。說「事後調查這次慘劇，又屬共匪份子所為之破壞工作。」「吾人皆知：共產黨徒『只顧目的，不擇手段』，這是世界各國共產黨一貫的傳統作風。他們為達其打擊敵人，奪取政權的目的，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，任何慘酷毒惡的方法，他們都能採用。在共產黨徒的意識裏，絕對沒有慈悲、人道、信義、道德的存在。中國共匪受莫斯科的指揮，服膺共產國際的作法，而且變本加厲，企圖推翻國民政府，征服整個中國，多年以來，即在各方面，使用一切方法，從事於破壞社會，製造災難，殘害人民的工作，陰謀增加政府的困難，妨害難匪的進行，以便利彼等征服中國，奪取政權的企圖的實現。有人曾謂：中國共產黨不惜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中，毀滅二萬萬人，以便統治中國。這是一針見血，深知共匪之言。」「不過，各地軍政當局，負有保衛人民，維護公安的責任，不能讓共匪肆無忌憚地施行他們的破壞工作，以致損害人民的生命財產。因此，各地政府應對共匪之破壞工作，加緊防範，藉使彼輩匪徒之陰謀毒計，無從施展。人民方面，亦應加強防共反共的組織與認識，清除一切共匪或受共匪利用的份

子，防止他們的一切活動，表現人民本身的力量，粉碎共匪的毒惡陰謀！」

九月七日臺北新生報載伊立達君撰「從重慶大火說起」一文，謂「看重慶大火，不免使人想及今日我臺灣。臺灣為今日戡亂建國復興基地，其重要更有甚於昔日之重慶。而奸匪之急欲摧毀臺灣，當更甚於今日之圖燬重慶。」「目前政府雖已嚴密防護，但匪謀滲入，有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而匪謀之一貫作風，又以縱火為能事，擾亂治安，毀滅生命財產，莫此為甚。且人民每不深加追究，遭人縱火於不覺之中，反疑為電線走火，或相責以不慎，使匪徒得以逞奸於無形之中。切盼全體市民，遵照政府奸除暴辦法，切實互相監視，免使奸徒滲入。」

九月十三日，內政部長李漢魂於視察渝市災區後發表談話，謂「抵渝後詳詢災情及到災區視察，深感災情的嚴重。重慶是我們抗戰勝利的堡壘，當日寇不斷狂肆轟炸的時候，早已表現陪都民衆堅強英勇的偉大力量。現在共匪竟然如此慘酷殘忍的用縱火的卑劣手段來對付我陪都民衆，比起敵國兇殘還要險惡得多。俗話說水火無情，須知共匪的毀滅人性，斷絕人情，更比水火的迫害暴虐萬倍。我陪都民衆於此次火災慘痛中，當格外加深對共匪殘民以逞的體認。」

### 災後痛省幾點認識

九月十七日，行政院長閻錫山，更在廣州向中央通訊社記者發表談話，揭發共匪縱火陰謀，並指示民衆防範方法。談話稱：「共匪偽裝份子

縱火，為其城市破壞的主要工作，故其對此項工作之策劃，特別週到，對此項偽裝工作人員之訓練，亦特別嚴密。其做法係利用關係或借用關係，由鄉間找一個城市商號內經商的人，尤其着重經理協理等送派一偽裝工作人員住其商號之內，並寫一封信說：把這一個人掩護在你商號中，作為你商號內之夥友，你要好好掩護，我們對你的家庭不加害，將來進了城，對你的商號首先清算沒收。他如此打入的人數，普通為商號內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三，如有夥友十人的商號，他至多打入三人，這三個人還不相連繫，完全個別受共匪城工部的工作人員之領導。同樣的，這個法子也對大公館內的副官、勤務、廚夫以及旅店中使用，如他專門派來，找不着掩護場所的人，即做攤販或做城市中的苦力，能以自謀生活的工作。其縱火的作法，通常規定其縱火之後，以救火的姿態，擴大縱火，並規定一個偽裝工作人員，在緊要時期一小時內，能縱火十處為最好的成績。他並特別製有縱火物品，體積小而燃燒力大，每於縱火時，並將自來水及電話線予以破壞，使火災發生後施救困難。

「防範之法，就是清理商號、公館內原非本號住宅的人。至於旅店中之店夥、旅客與攤販及一切以苦力謀生的人，尤應分別嚴密考查。清查之責，應由軍警憲聯合負之，更必須加上民衆；因為民衆知道的最清楚，能用上民衆力量，方能收到較大的效果。反共保民動員委員會應對城市民衆工作一防共匪縱火的宣傳動員，使大家一致認識，一致協力，以保持自己的財產。」

以上引述，為處決重慶縱火匪謀經過，及各方面因此而引起之審判。

我們於明瞭重慶九二大火災種種有關情形以後，當有幾點認識，寫在下面，以結束本文。

第一，民國三十八年重慶「九二大火災」，實為共匪當時破壞政府戡亂後防社會秩序之陰謀毒計。共匪絕滅人性，凡所作爲，都是爲目的不擇手段，視民命如兒戲。當其侵略指標指向我大西南各省之時，對我陪都重地，既已喊出「火燒重慶」之血腥口號；大火發生時並當場捕獲縱火份子，供認不諱；於重慶淪陷後更公然表揚被捕正法縱火匪謀，說是「革命先烈」。可見火燒重慶，共匪實自認爲其「傑作」之一幕。繁榮都市，付之一炬，千萬人生命財產，不值一顧，共匪用心之狠毒，誠古今所罕見罕聞。

第二，回憶當時重慶市半燬於火，亦有值得吾人反省之處。重慶市街密集，消防設備原欠健全，平時已時有發生火災之虞。三十八年夏秋之交，剿匪軍事既逼近西南，共匪又喊出「火燒重慶」之口號，吾人在防範上早應提高警覺。當八月底重慶各界爲振奮後方民氣，決定於九月三日抗戰勝利紀念日舉行十萬人反共大遊行時，在討論集會中，即有人提請注意應防匪謀乘機搗亂破壞之事，據主持者表示，已有防範準備。不意九月二日，竟發生空前大火，匪謀乘機活動，自來水亦運至火災發生後一時半始嫻嫻而來，以致消防功能失其作用。凡此警覺不够，臨事惶惶（指自來水不來）種種情事，要爲此次大火一發而不可收拾之一要因。在與共匪鬭爭上，遇事警覺，

處處防範，隨時準備，實爲必具之基本條件，我們應於此獲得更深之認識。

第三：反共鬭爭一日未獲最後勝利，共謀擾亂社會秩序之陰謀毒計即一日不會停止，我們的警覺防範即一日不可鬆懈。有如閻錫山先生所談：「共匪偽裝份子縱火，爲其城市破壞的主要工

作。」又如新生報所載伊君論文：奸匪之急欲摧毀臺灣，當更甚於昔日之圖燬重慶。我們爲保障今日自由基地的安全，對於共謀之破壞活動，自當懷於過去在大陸上之種種慘痛教訓，認真防範，不可掉以輕心。不獨對於火災方面爲然，其他方面亦應注意，這是我們所當特別提高警覺的。

# 台灣土地銀行

## 「竭誠爲您服務！」

# 歡迎大家存款儲蓄 協助大家生產致富

存款利息優厚  
辦理各種匯款  
放款手續簡便  
代客買賣證券  
分行遍佈全省  
敬請光臨指教

# 臺灣土地銀行

總行：台北市北門路四十六號  
電話：三三三—五七一（十線）